

一甲子,太难忘! ——
亲述老人艺点滴故事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蓝天野所在的中话剧团转入北京人艺(人们习称“老人艺”),他成为这里的第一批演员。2012年,蓝天野曾主演人艺六十周年大戏《甲子园》,并宣布告别舞台,但此后还是难了舞台情缘。老人艺那些戏,那些人,还有那些经历过的风雨,在蓝天野这一生中占据了极重的分量,在书中都有详尽的叙述。

《茶馆》的“秦二爷”,蓝天野演了几十年,近四百场,每演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他在书中回忆,“听老舍先生念剧本就是一种乐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让所有的演员都跃跃欲试。导演焦菊隐带着演员们走访老北京最富特色的角落,与老舍人们打交道,观察天桥形形色色的人物。首次排练时,花在体验生活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排练过程中的还要多。20世纪60年代,蓝天野正式转为导演编制。早在1947年,焦菊隐的导演手法和他对演员表演的启发就让蓝天野加深了对话剧艺术的认识。在北京人艺重排《关汉卿》时,焦菊隐点名要蓝天野做副导演。近距离的接触与交流,让蓝天野止不住感叹,焦菊隐为走出一条中国话剧的道路,实是苦心孤诣。从与焦菊隐的一次谈话中他得知,为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第二部,焦菊隐自学俄语,还参考了法文、英文译本,后来未能出版,索性付之一炬,令人唏嘘。

表演与导演工作之外,蓝天野还作为主要教师参与到人艺青年一代演员的培养教学工作中。为了让人艺的演剧传统薪火相传,蓝天野倾注了许多心力。书中,他并不避讳提到自己曾遇到的阻力。1984年,为《秦皇父子》确定公子扶苏的角色时,蓝天野申请外借濮存昕的事曾

忆台前幕后人艺故事,话戏里戏外执著一生
烟雨平生蓝天野(下)

◆ 罗琦



▲ 2012年,与黄永玉(右)在万荷堂交谈

▶ 1979年,《茶馆》中饰演老年秦仲义



引起一番争议,为此,“三位副院长一起来找我谈话”……但在《秦皇父子》演出以后,当时还稚嫩、不成熟的濮存昕被认可了,就此留在人艺,还接连被安排到一些戏里去担任主要角色。他也会谈起招考学员时那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1981年的演员训练班被称为“81班”,这个班里的很多学生在后来成了表演大腕儿。招考学员时,宋丹丹反应机敏,与考官们来回过招,给蓝天野留下深刻的印象,称“丹丹是那种有人

生体味的孩子”。

1984年,蓝天野导演《家》。戏上演后,剧院三代演员同台、传承艺术的做法受到各方肯定。年轻的罗厉歌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戏剧梅花奖。院长曹禺因病住院未能到场看戏,致信蓝天野,信中语重心长、情词恳切,向蓝天野表达出对年轻演员的期许,强调了青年演员培养的重要性:“想想你和你当时的朋友们,不就是在年轻时就显出头角了么?……”

贵创造——
生不忘绘画初心

如果说戏剧是蓝天野一辈子的事业,那么绘画则是他一生难以摆脱的情结,二者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难分伯仲:“我这一生干过两种专业,画画儿,演戏,干得都很认真、很投入……”

书中在话剧这条叙述主线之外,或穿插交织、或专辟章节回忆蓝天野儿时爱画、少年学画以及与李

苦禅、许麟庐、黄永玉等画界众多师友的真性情往来的往事。

1944年高二结束时,蓝天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干脆学画去!“当时的北平艺专,考试只重专业,只要你专业好,即使你现在水平并不突出,如果老师看你有潜力,有灵气,就会千方百计地把你招进学校。”进入艺专后,蓝天野便一头扎进了绘画实践中。一到学校就很少出画室。画石膏像用的是炭笔,修改时要用干馒头擦。一到吃午饭的时候,蓝天野就发现,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已经所剩无几。饭后一直画到天色晚了才离开学校。到家后,晚上继续画画。那个时候的蓝天野,“一心就迷上了,钻进去,成天琢磨怎么画,怎么画得更好。”

1962年是蓝天野的大幸之年,遇到两位老师——李苦禅和许麟庐。李许二人都是齐白石的弟子。蓝天野以谦逊敬重的文字讲到,面对自己这样一位业余学画者,两位国画大师不仅加以指导和启发,还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关怀。1964年又一次极左思潮波及文艺界时,李苦禅受到批判,很少再公开作画。但当蓝天野带着习作上门拜访时,苦禅老仍然面带微笑,很有兴致地指点讲解,并为他作画。而许麟庐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蓝天野,“用笔:中锋、偏锋、勾线、点染;用墨:干湿浓淡,都在示范中不厌其烦地让学生明白透彻”,并且送给蓝天野“勤于笔墨,独辟蹊径”八个字以示肯定和勉励。

关于戏剧和绘画,蓝天野直率地表白:“我并不后悔大半个生交给了演剧,但毕竟学画途中一再中断,丢失了许多求学苦练的时光,能不遗憾?”然而话虽如此,他认准了一点,并为此执著一生:“艺术创造,如果能做得更好一点,为什么不呢?”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烟雨平生蓝天野》一书

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冯雄

14. 宋庆龄的亲笔信

此外,宋庆龄还经常在北京的寓所里放映电影,特别邀请顾承敏等医护人员观看,表达她对所有为她服务的人们的感激之情。据《宋庆龄年谱》记载,仅1974年一年中,宋庆龄就在家中的大客厅里举办过七次有医护人员参加的这样的电影招待会。顾承敏医生对此回忆道:“许多片子都是极有名的、当时在外很难看到的。通常是杜秘书(杜述周——作者注)送上影片目录,请首长圈定。”又据《宋庆龄年谱》记载,这七次电影招待会上,播放的确实是当时属于资产阶级乃至“反动”的电影。然而这些“反动电影”的播放,都是宋庆龄亲自圈定的。不过,其中唯有一部电影因是红色革命的电影在全国得到公映,其片名为《闪闪的红星》。1974年10月12日,宋庆龄特别邀请扮演潘冬子的祝新运和扮演春芽子的刘继忠两个小演员到北京寓所吃螃蟹。餐后,保健医生顾承敏、护士长吴庆年、司机刘凤山一起和小演员祝新运(潘冬子扮演者)、刘继忠(春芽子扮演者)在大楼西门合影留念。

在担任宋庆龄专职保健医生时,顾承敏医生始终牢记着“低调做事,不事张扬”与“不得与中央首长合影”的纪律,如果不是现场条件的必需,她一般不会主动与宋庆龄及至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但当李燕娥1980年3月底来到北京治疗癌症时,为了慰藉手术后的李燕娥那沮丧的心情,她还是应邀与李燕娥一起合影留念。

1976年10月中旬,正在北京医院高干保健部上班的顾承敏医生忽然收到了一封由机要人员从上海送来的上面有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与“沪、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双落款的特别的信件。她一看信封上那熟悉的“林泰”两字就知道,这是宋庆龄亲笔写给她的信。因为以往宋庆龄也常有便函寄给她,但那都是秘书张钰代笔后,宋庆龄最后签名的。如今,宋庆龄竟然在10月8



日刚回上海没几天,亲笔写信给自己,估计信中的内容很重要。这不,在此信的信封正面,宋庆龄不但亲笔在左侧竖着写下了“急密件”三字,还在信封的反面左右封口上,分别贴上了写有“密封”二字的大红的专用封口条呢!

连忙关上办公室的门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宋庆龄的亲笔信,写在同样是上面印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抬头的公用信笺上。全文如下:“顾大夫:你好!隋永清在北京时就医,诊断为半月板受伤,需要动手术;但是由于时间过短,需要观察。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并经陈中伟大夫等会诊,认为必须动手术。因此,特地给你写信,请向北京医院联系,让永清到你处进行手术治疗。盼回信。”

信不长,仅一面,但不难看出在字里行间洋溢着宋庆龄对养女隋永清的殷切关爱与急切的心情。而宋庆龄信中所说的“半月板”(是膝关节的一部分)的俗称。当时,时为演员的隋永清在一次下部队演出时,不慎摔伤膝盖半月板。

顾承敏医生当即根据宋庆龄的指示,进行紧急落实:她一边安排隋永清在北京医院住院,一边邀请相关专家教授亲自为她做手术。手术很成功,伤口痊愈后,隋永清又恢复如初,可以自由行走了。对此,宋庆龄很满意,向顾承敏医生表示了她的感谢之情。

1980年8月1日,是宋庆龄的养女隋永清与侯冠群的结婚之日,宋庆龄不但亲自策划与主持了他们的婚礼,还专门制作了一批大红底版上烫有镏金楷体的请柬。7月上旬,顾承敏与吴庆年按例前往北海北沿为宋庆龄例行护理保健时,宋庆龄亲自把这份小32K的请柬送到了顾与吴的手中,邀请她俩参加隋永清的婚礼。

婚礼就在宋庆龄北京寓所中举行,很简单,没有丰盛的酒宴,只有茶点,而且也没有多请人,甚至连相关的政府工作官员也没有请。但顾承敏与吴庆年却在宋庆龄的特邀之列。这进一步说明了宋庆龄对这两位医疗保健医护人员的特别欢喜与偏爱。婚礼上,顾承敏与吴庆年还应邀与一对新人合影留念。

48. 已被警方逮捕

“哦,您真聪明。”那律师微微一笑,“那好吧,那我向您坦白。离婚的想法,您先生是一周前才有的。所以他还没来得及向法院提出申请。他希望你们俩一起提出这个申请。谭先生相信您愿意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的,然后好好聚聚,这样不是更好么?”律师再次把离婚协议书递给燕子。“你让他亲自来跟我谈!他在哪儿?”“这样吧,咱们做一个交易。您在这些文件上签名,我告诉您,您的先生在哪儿,好吗?”

燕子接过协议书,把它撕得粉碎。“实在太糟糕了!”律师摇摇头,“这样的话,我就只好用这一份了。”律师冲燕子挤挤眼,转身从皮箱里取出另一份文件。燕子接过来一看,内容和刚才的一份一模一样,但区别在于,那上面居然有燕子的签名!“这是假的!伪造的!”更多泪水,夺眶而出。

“哦,是吗?那真遗憾。”律师耸耸肩,“不过这份文件早就提交了。您手里的只是复印件而已。也就是说,您和您的丈夫,哦,错了,您的前夫,已经是自由的了。不过您当然还是可以去法庭,但他们说不定会觉得,您是因为没分到财产,反悔了。”

燕子这才注意到,协议上落款的时间,竟然是一周之前。“这太可笑了!”燕子仰起头,一把摸去脸上的泪水。她不是为了财产,但她不能如此不明不白,“我有办法证明我没签过这份文件!太容易证明了!”“是啊,也许的确实容易证明。不过,那得经过司法程序。在您准备做这些之前,您前夫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律师递给燕子一封信。小学生般的字体:“阿燕,对不起。为了我们的未来,请相信我。请记住这个号码。”

“这是什么?”“是一家海外银行的账号。账户是用您的名字登记的。”“用我的?”“是的,用您的,所以只有您能取出来。不过您不用担心,除了您和谭先生,没人知道您有这个账户。我这里有个查询电话,您要不要打一下试试看?”

电话里是电脑合成的枯燥声音。一长串的单项选择题:生日,出生地,身高,父母的

姓名,最爱喝的饮料,最喜欢的小说,2009年5月在芝加哥购买的Gucci皮包的价格……燕子默默地在电话上按入正确答案的号码。她的一切,都在老谭心里。

“恭喜您!您已通过身份认证。您的账户余额为:2500万美元。”燕子吃惊地抬起头:“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您忘了吗?他一周前就已经和您离婚了。他当然没理由继续和您保持联系了。再说了,您并不了解您前夫的生意,他什么都没跟您说过。不是吗?而且在您离婚之后,从他前夫那里,一分钱都没拿到,对吧?”那律师眨眨眼,“请您别辜负谭先生的一番苦心。”

燕子狠狠咬住嘴唇。“希望谭先生已经离开香港了。上帝保佑。”律师一脸遗憾。“他在香港?”燕子一颗心猛然提了起来。律师点点头。“可那很危险啊!他怎么能去香港?”“我什么都不知道。”律师耸耸肩,起身提起皮箱:“好啦!我的事情都办完了。谭夫人,哦,不,谢小姐,您该出去旅游一下,周游世界。呵呵,不过,顺便说一句,谭先生的确是个好人。”

那律师冲燕子一笑,转身走出大门去。咖啡厅里只剩燕子一人,伙计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电视机显得格外聒噪。凤凰卫视的新闻主播朗声读着:“……据称此次案件涉及数千万美元的上市公司欺诈,同时亦涉及内地国有资产的盗用和外流,因此香港廉政公署同内地公安经侦厅展开联合调查,直至日前,怡乐集团的东大股东向警方提供了其通过私营调查公司获取的有力证据,警方才正式发布逮捕令。至发稿时截止,该案的主犯英籍华人Ted Lau尚下落不明,但另一名从犯,Edward Tan,今晨已在中环的一家酒店被警方逮捕……”

老谭的身影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电视机屏幕瞬间变得模糊一团。燕子走在芝加哥的大街上,漫无目的,朝着一个方向。风起了,带着三三两两的雪花。路尽了。燕子抬起头。

一片浩瀚的湖。碧蓝的湖水,一直伸向天的尽头。

明起连载(第一商会)

秘密调查师

黄雀

永城

